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一

青宮直講

大學
成化十四年四月十日起

大學

大學者古之帝王教人之所
在即如今國子監便是這一本
書是孔子所定之法故名大學

大學之道
三綱
一曰君臣
二曰父子
三曰夫婦

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都入小學教他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到十五歲自天子之長子衆子公

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都入大學教他修己治人之道如下文所說便是

在明明德

明是教人用工明德是天所賦於人之德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本



自虛靈不昧如明鏡一般但氣稟有昏濁又喫物欲蔽了則有時而昏如明鏡被塵埃遮了一般人須要力學用工重新明了自家明德如明鏡去了塵埃一般方好所以大學第一件要明三德

在親民

這一箇親字宋儒程子說當作新字舊本錯寫了民是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也都有這明德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昏了若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除去舊染之污也都自明其明德所以大學第二件要新民

在止於至善

止是住在箇處所不運動的意思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凡人行事極好處便是至善若能明德又能新民這兩件又不可苟且便了須是都造到至善所在所謂至善必須一團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所以大學第三件要止於至善這已上三件是大學一

書之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

止是所當止之地即指上文至善說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知道至善所在方才志有定向如射箭的知道正鵠一般

定而后能靜

靜是心不妄動既志有定向方才心裏有張主不肯妄動

靜而后能安

安是所處而安既心不妄動方才隨所處而安無有不自得處

安而后能慮

慮是處事精詳既所處而安方才處事精詳不肯粗畧

慮而后能得

得是得其所止既處事精詳方才能止於那至善所在

身修而后家齊

身是一家的根本人能修治自己的身件。正當無一些差錯那一家的人為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的便看着樣子都去學好家無有不齊的

家齊而后國治

家又是一國的根本家既齊了那一國的人便看這一家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國無有不治的

國治而后天下平

國又是天下的根本國既治了那天下的人便看這一國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天下無有不平的自物格而后知至以下六句是大學八條日的功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天子是指人君人君代天理物便如天的兒子一般庶人是指百姓每這至於兩箇字包着諸侯卿大夫士在裏面壹是解作一切言上

自人君下數到百姓每貴賤雖有不同一切要以修身做箇根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本是指身末是指家國天下否是不然的意思人的一身既不能修便是根本上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決不可得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

所厚是指一家所薄是指國與天下末之有是說無此理一家有骨肉之親國與天下羣臣百姓多是疏遠的人自然較薄些若一家骨肉分上既待的薄了却望他去優禮臣下愛養百姓必定無此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與這一節是說八條目中修身齊家兩件最為緊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商頌玄鳥篇邦畿是京畿地方止字解做居字詩言京畿地方周圍有千里之廣乃百姓每所居止的去處引此以

見九百事物都有箇至善當止的意思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小雅緝蠻篇緝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高樹多的去處詩言緝蠻之聲的黃鳥這等微物都知道做巢居止在那山高樹多去處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子是孔子孔子讀這緝蠻兩句詩說黃鳥微物尚能知道尋箇好處做巢居止人為萬物之靈豈可反不如這禽鳥知所當止乎引此以見大凡人不可不知箇止至善的意思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誠意是學者自修頭一件事毋解做禁止自欺是自家欺謾不肯着實曾子解經文說誠其意者這一句只是要人於心上發動時便着實為善着實去惡常禁止那自家欺謾的意思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慊字解做快字足字凡惡惡如惡那惡臭一般着實怕染些惡在身上好善要如好那好色一般着實要得那善在身上這等自家心裡方才快足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獨是指自家心裡說好善惡二着實與不着實只是自家心裏曉得別人不曉得所以君子的人於這等去處必要謹慎不可一毫放肆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閒居是沒人看見處小人在那沒人看見處為惡無一樣不做出來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厭然是皇恐要躲藏的模樣小人在背地裡幹了那不善的事及至見君子的人不覺皇恐躲藏要遮掩惡處顯出他那善來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視解做音字小人的模樣人都看出來便如看見他肚裏肝肺一般
這等小人狂費了這一段詐心有甚麼益處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中是心裏外是外面這獨字即是閒居沒人看見處曾子說這等小
人心裏着實為惡自然露將出來所以君子的人以此為戒雖是沒
人看見處愈加謹慎不敢一毫放肆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諺是俗語曾子引俗語說那溺愛的人偏不明他兒子雖有不肖處
也不知道只是說好

莫知其苗之頽

苗是田苗頽是茂盛的意思俗語又說那貪得的人偏不足他那田
苗雖是長得茂盛子也不知道只說不大茂盛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之意言身不修不可以齊家蓋身是一家的根
本一既壞家裡諸事都做不成了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右是前面說大學傳的第八章是解釋經文中修身齊家的意思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子曾子引周書說人君保愛百姓
當如保愛初生的子一般又解說道那初生的子飢便思乳寒便思
衣只不會說話那為母的把至誠心去求他雖是有些不着那赤子
的意也不遠了不曾有人學了養子的法才去嫁人的可見慈母愛
子的心是出于自然所以那赤子雖不會說話以誠心求之也得其
意何況百姓每會說話的若反不得其意只是不曾把誠心去求他
一家仁一國興仁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孝順父母盡了仁的道理則一國的人看着樣

子自然孝順父母而興於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敬事兄長盡了讓的道理則一國的人看着樣子自然敬事兄長而興於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一人指君說若為人君的不仁不讓只要貪財所行違背了道理則一國的人不肯心服便生出禍亂來

其機如此

一國的人仁讓本於一家一國的人作亂本於一人其機括所係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所以古人說道一句言語說的不好便壞無數的事一箇人行得好便能安定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堯舜是古時兩位聖君堯舜在當時倡帥天下以仁愛的道理因此那百姓每都依從着他也興於仁愛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桀紂是古時兩箇無道之君桀紂在當時倡帥天下以暴虐的事務因此那百姓每也都依從着他以暴虐相尚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人君施號令于天下要百姓每都為善自家却不好善這便是所令反其所好天下百姓豈肯信從他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有諸已是有善于已君子之人要教百姓每為善須要自家先有這善行如自家能孝父母敬兄長方可責人去盡孝弟事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無諸已是無惡于己君子之人要禁百姓每為惡須要自家先沒有這惡行如自家沒有不孝不弟的事方可去正那不孝不弟的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人若自家身上藏着不善却要教別人為善自家藏着惡却要禁別人為惡這便是不怨不怨的人曉喻百姓每能遵守號令決無此理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說要整理那一國的百姓必先要整齊這一家的的人可見齊家是治國的根本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是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懽喜的意思只是助語詞曾子引詩說可喜可樂在上位的君子便是百姓每的父親母親一般

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

好是喜好惡是憎惡曾子解詩說百姓每心裏所喜好的是飽煖安

樂君子之人都順着他的心常恐奪其所好百姓每心裏所憎惡的是飢寒勞苦君子之人也都順着他的心不肯把可惡的事加與他此之謂民之父母

君子之人於那當好的當惡的都順着人心如此是愛百姓每如愛自家兒子一般所以百姓每愛他亦如愛自家的父母一般以此見得為人上者不可徇私情好惡拂逆了下頭的人心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曾子引康誥說只有天命去就無常全看人君所行如何又解書說人君若賤貨貴德所行都是好事則人心歸向便得了天命若貪貨敗德所行都是不好的事則人心離叛便失了天命這一節是言上文引文王詩的意思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書楚書說晉大夫趙簡子曾問楚大夫王

孫圉說你楚國的寶物如何王孫圉對我楚國不以金玉為寶只是賢臣便當做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女舅晉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其後他父獻公薨逝了秦穆公勸他歸國舅犯教文公對說出亡在外的人無可以為寶只以愛親為寶若不能孝思其親且去爭國圖利便不是了這兩節申明不外本而內末的意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兮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焉

秦誓也是周書篇名一个是挺然獨立的意思斷：是誠一的模樣技是材能休：是易直好善的意思秦誓說如有一个挺然獨立的大臣為人誠一也無別樣材能只是他心裏易直好善無比的有度量容得人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彥聖是有美德的人不啻猶言不但若大臣見那人有材能的便相他自家有這材能一般見那人有美德的心裏着實喜好不但相口裏稱道他這等實是他度量寬洪能容那有材有德的人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利是利益若任用了這好賢樂善的人必能保我子孫常享富貴保我百姓常安生業如此庶幾有益於國家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媚疾是妬忌若大臣見那人是材能的專一妬忌憎嫌他見那人是有美德的便與他不合阻隔他使他到不得君上的跟前這等實是他度量窄狹不能容那有才有德的人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殆是危殆若用了這嫉賢妬能的人必不能保安我的子孫與我的百姓國家豈不危殆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放流是發去遠方便象而今流罪一般進是斥逐的意思曾子又說只有仁者之人曉得這嫉賢妬能的人最為國家大害深惡痛絕他務要發去遠方斥逐到外夷地面去不容在中國恐怕貽害於人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曾子又引孔子這兩句言語說只為仁者之人至公無私所以他愛的惡的都得其正如斥逐那妨賢病國的小人便是能惡人小人去了君子進用百姓才得安樂便是能愛人

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舜是古時聖君知是人的見識孔子說舜是箇有大見識的聖人非常人可及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邇言是淺近的說話惡是說得不好的善是說得好的舜雖是聖人他心裏常喜懼咨問人的言語雖是淺近也喜懼去審察不肯輕忽那說得不好的便掩匿了說得好的便播揚於眾以此人都喜把那善言來告與他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如小大厚薄之類人的說話雖是好了其中却有两端不同處舜又把這兩端的說話自家酌量看那箇合乎中道然後取用他

其斯以為舜乎

這一句結上文說這等取衆人的見識合為自己的見識若非大舜聖人誰能如此

右第六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六篇書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罟是網獲是機檻陷阱是坑坎這三樣都是人設下拚取禽獸的罟是迴避孔子說人：都自家說我有見識其實常不知不覺陷在禍機裏面也不知道便如禽獸被人趕逐在網裏機檻裏坑裏全不知道迴避一般豈是有見識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擇是揀擇的意思期月是一箇月孔子又說人：都自家說我有見識曉得揀擇尋究那大中至正日用常行的道理却不知這道理既曉得了須要守着行若行時不能持守得一月之久便與那不曉得的一般豈是有見識這一改是將那知禍而不知避的人比那能擇而不能守的人都不得為知

右第七章

前面說的這一改是中庸第七篇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均是平治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人情不齊最是難整理的若資質明敏的人他立起紀綱定起法度來使人：遵守奉行天下國家便也可以平治了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爵祿可辭也

爵是官爵祿是俸祿爵祿最是人難捨的若資質廉潔的人見上頭人待得他禮貌不誠或是言不聽計不用便飄然去了不愛他官爵也不受他俸祿故曰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

白刃是鋒利的刀劍最是人難犯的若資質勇敢的人他或遇着國家有此危急骨肉有此患難便捨了身命向前去救護就在刀劍上過也不肯躲了故曰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是日用常行恰好的道理若九事都處得停當無一此過
處也無此不及處便叫做中庸看着雖是容易其實非積學工夫到
那種處無有一毫人欲一團都是天理的人如何做得蓋三者看着
難其實易中庸看着易其實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前面說的這一改是中庸第九篇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孝是孝順父母孔子說帝舜他是箇大孝的人與尋常人孝順不同
下面說的五件便是他大孝的事

德為聖人

大凡人誰不要有賢子惟帝舜他有聖人的德性無所不通天下人
都不如他豈不是大孝

尊為天子

大凡人誰不要有貴子惟帝舜他以聖德受天命帝堯傳位與他為
天下君豈不是大孝

富有四海之內

大凡人誰不要有子致富惟帝舜他有天下了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四海之內都做臣妾都來貢獻他豈不是大孝

宗廟享之

大凡人誰不要祖宗光顯惟帝舜他用天子禮樂立了七廟四時祭
享又把祖父來配享天地豈不是大孝

子孫保之

大凡人誰不要子孫長久惟帝舜他恩德在人深了不止在當時子
孫做諸侯後來夏商周三代也都封他子孫把賓客來待他如虞思
陳胡公之屬守着祭祀綿不絕豈不是大孝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

其字是指先王孔子說人君身之所踐履的是先王之位行的禮數是先王之禮奏的音樂是先王之樂一行一動都依着不敢有所更改祖宗是先王尊敬的也尊敬他不敢有所怠慢子孫臣庶是先王親愛的也親愛他不敢有所憎惡先王雖已死奉之恰如生時一般先王雖已亡奉之恰如存時一般人君事其先王這等樣繼志述事可謂極其孝矣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宗廟之大祭謂之禘四時秋祭謂之嘗孔子又說郊社的禮所以祭昊天上帝及后土報其生物成物之功宗廟四時的禮所以祭祖宗盡報本追遠之意人君這等祭天地祭祖宗其中有許多禮數又有許多義理君全曉得這禮義那治國家的道理

即此而在如着自家的手掌一般這等易見蓋幽明無二理都只在仁孝誠敬上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右第十九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十九篇書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是魯國之君方策是古時的史書其人指當時君臣說昔魯哀公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他說比先周文王武王所行的政事至今一件一都在方策上明白可見若有那比先的君臣這政事便都舉行若無那比先的君臣這政事便都息滅了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敏字解做速字蒲蘆即蒲葦是易生之物孔子又說以人立政如以地種樹其成甚速然政之易舉只相那蒲葦一般朝種夕生其成

尤速這一段是說人存政舉之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人是賢臣身指君身說道是人所共由的道理仁是人心之全德孔子又說人君為政惟在得賢臣能用了賢臣則政事無有不舉的故曰為政在人取用賢臣又當把自家身子來做箇準則能修其身則所取用的都是賢人不誤認小人為君子故曰取人以身若要修身又當以道為本能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這五件道理盡了身豈有不修的故曰修身以道若要修道又當以仁為要能使一心之中全是天理無一些私欲道豈有不修的故曰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為大親尊賢為大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說人有了這身子具此生理便自然有箇惻怛慈愛的意思這便是仁之性故曰仁者人也仁的道理必先親愛至親故以親

親為大宜是事理各有箇當然處人具此生理靈於萬物自然能分別那事理的當然處這便是義之性故曰義者宜也義的道理必先尊敬賢人故以尊賢為大親中間又有不同如在父母當孝敬在宗族當和睦自有箇降殺尊賢中間也有不同有當尊做師傅的有當把做朋友的自有箇等級這降殺等級乃是人稟得禮之性生發出來故曰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這一句本在後面因傳寫差了重在這裏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承上文說為政全在得人取人的準則又在君身故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必須以仁道為要仁莫先於愛親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人若常與賢人在一處則親的道理越講究得明白若與

那不肖的在一處必至辱其身害及於親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有隆殺尊賢有等級都是自然天理若不知這天理豈能辨人的賢否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

這一段以下是說九經的事齊明是齊潔自家的心思盛服是整肅自家的衣冠非禮不動是不肯做不合禮的事人君長能齊明以內盛服以肅其外凡事都依着禮法行這便是修身的道理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讒是顛倒是非的小人色是美色貨是財利德指賢人君子說人君長能斥退小人不使說謗得行踈遠美色不使政事妨悞輕賤財利不使百姓傷害只是貴重賢人君子這便是勸賢的道理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

位是爵位祿是俸祿人若常能體念宗室不問踈戚都與高爵使他

貴與厚祿使他富心裏好的與他同好心裏惡的與他同惡這便是勸親的道理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官盛任使謂官屬衆多足以備使令蓋大臣不當親細事人若長優禮他使凡事只揔箇大綱其餘庶務自有屬官分頭整辦這便是勸大臣的道理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忠信是待之誠重祿是養之厚人君於羣臣若相待不誠則心志不相孚俸祿不厚則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君待之既誠養之又厚這便是勸士的道理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即前面修身以下九件事一即是誠孔子說人君治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事行這九經又本乎一誠蓋誠則實不誠則虛若

有九經的名無九經的實便都是虛文如何能治天下國家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凡事指前面達道達德九經說豫是素定的意思凡達道達德九經
這許多事若平日都把一箇誠為主講的明行的熟遇着事到根前
便做將去無有不成立的若無箇素定臨時旋去安排倉卒苟且豈
不壞事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比如人走路跌倒一般困是窘束的意思疚是病大凡言語有箇
素定開口時便句着實無有跌蹉處故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務有
箇素定當行時便件處置了不被他窘束故曰事前定則不困孝
弟忠信之行若涵養有素則所行都在禮法中自無疵病可指故曰
行前定則不疚萬事萬物之理若都曾理會過事至物來雖千變萬
化也只管應答酬酢去了故曰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是得君的意思大凡在下位的人要行其志須是得在上的
人信任方才可行若在上的人不信任他雖有才幹要施為人也不聽
從他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人要在上的人信任他又不在阿諛取容上自有箇道理只看朋友
分上如何若平日立心行己沒有好名頭朋友每都不稱道他在上
的人如何得知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人要得朋友每相信又不在便佞苟合上也自有箇道理只看父母
分上如何若平日不孝順父母不喜惟便是大節上欠了朋友必然
見疑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人要得父母喜懼又不在阿意曲從上也自有箇道理只看誠身如何若回頭自家身上所存所行全不着實外面做了孝順的事內却沒有孝順的心如何得父母喜懼故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人要自家做箇表裏如一至誠的人又非是一時間可以籠取強為的也自有箇道理只看明善如何若不能格物致知上用功着實曉得那天理至善所在他好善惡惡處都不免內欺心外欺人了如何做得表裏如一至誠的人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因前面誠字說下來誠是真實無有虛妄天道只是一箇實理如寒暑晝夜百千萬年常是如此生出人物來百千萬樣各得其性並無一此差繆可見天理自然真實無妄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是用力求真實無妄人的正性也只是箇實理但氣質有偏性

被私慾壞了須是用力求到那真實無妄處不要有些虛假這是人為的道理當如此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真實無妄的人他原稟的氣質好德性渾然都是天理不消勉強自然中節不消思索自然曉得一件都從容合着道理這便是聖人自是真實無妄也與天道一般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擇善是事理中揀擇那善處固執是堅固把捉的意思未至於聖人的必須辨別天下的事那箇是善那箇是不善務要中間揀擇那善的出來既知道了又堅固把捉着這道理行不為私慾所奪這是未能真實無妄而求其如此即是人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是廣博人於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都當要理會過若有一件不

知道便欠闕了故曰博學之學既博了心裏不能無疑須要去問人問人時必須仔細不要粗畧務使那師傅朋友每都得盡情講論方可解那疑惑故曰審問之既問了人又須自家去思索思索時必須反求諸心不要泛濫也不要穿鑿方才見得道理精故曰慎思之思索既是有得遇着事務到跟前是的是的一分一毫都據理去斷他務使明白故曰明辨之學問思辨這四件於道理上着實知得透徹不可只做一場說話須要見諸行事着實用力做將去務要到箇至處不可半上落下故曰篤行之這五件是擇善固執的條目學聖賢須從這五件做工夫要理天下也須從這五件做工夫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是天地人物公共的實理如天有此實理方成此天地有此實理方成此地人有此實理君臣方成得君臣父子方成得父子物有此實理草木鳥獸方成得草木鳥獸若有一毫虛假安排造作便不成

了故曰誠者自成也道是實理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的實理雖是物之所以自成然見於日用事物間則在人當自行如君臣有義之理為君臣的當自行此義父子有親之理為父子的當自行此親夫婦長幼朋友有序別信之理為夫婦長幼朋友的當自行此序別信故曰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地人物其成必有箇起頭其壞必有箇窮盡徹首徹尾都是這實理所為蓋有這物便有這實理無這實理便無這物了故曰誠者物之終始然在天無有不實的理在人却有不實的心如君之仁臣之敬有一些不實便無這仁敬父之慈子之孝有一些不實便無這慈孝故曰不誠無物所以君子人重在這一箇誠字上要以實心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人能盡得這一段實理不止成就自家一己做箇好人天下人都同

此心同有此理教養起來都自然有箇成就推到極處使天地可位萬物可有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人能成已則所存都是實理無一毫私偽豈不是仁又自然因物成就各得其宜豈不是知然仁知二者非是從外面來的即是人所稟天性中固有之德也非是判然二物只是仁為體知是用若存於中的無有不仁發於外的便無有不知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仁知兼全由體達用則事不論難的易的隨時措置自然都合道理事至物來豈有不傳當處所以說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二十五篇書子思推明人道的意思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是孔夫子的字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都是效法的意思子思說

夫子能體這中庸的道理如堯舜二帝其道已至極處夫子述宗他所行之道文武二王其法最為詳備夫子近守他所制之法上而天時有春夏秋冬夫子能法他自然之運如論語中說夫子遇着不時之物不食遇着迅雷風烈必變又如他一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他律天時處下而水土有東西南北夫子能因他一定之理如禮記中說夫子在魯地上便穿逢掖的衣在宋地上便戴章甫的冠又如他一生用舍行藏所遇而安便是他襲水土處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是比喻載如舡載之載幬是帳幔之類錯是交迭的意思代是輪流的意思天如箇帳幔覆蓋着萬物故曰覆幬地如箇舟舡載着萬物故曰持載子思說夫子能盡中庸之道其德之廣博深厚使如地之枚載萬物一般德之高大光明便如天之覆蓋萬物一般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交迭往來不息故曰錯行日升則月沉月

升則日沉晝夜輪流照耀不已故曰代明子思又說夫子之德博厚
高明都極其悠遠長久便如四時交迭往來一般又如日月輪流照
耀一般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四時日月流行處即是道子思又說天覆地載之間元化運行凡諸
般物類不問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生的自生長的自長都各不相妨
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只管循環將去日明
乎晝月明乎夜也只管循環將去都各不相亂故曰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德如說小節即是不相害不相悖處大德如說全體即是並育
並行處子思又說天地之道就他小節上看萬物都各止其所生生
不息如川中的水一般千支萬派只管流得去無有停住故曰小德
川流天地之道就他全體上看萬物雖是散殊都是這元化做根本
惟其根本敦厚盛大所以發出來無有窮盡故曰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思又總結這一句說天地之道極其至大如此可見夫子能盡中
其小德大德正與天地一般

右第三十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三十篇書子思就聖人上推明天道的
意思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

青宮直講

論語一
成化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子路第十三

這是論語第十三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子路一日問為政之道孔子告他說凡民之行要當以身先之如欲民愛親敬長必先自家躬行孝弟凡民之事要當以身勞之如欲民豐衣足食必先勤之的勸課農桑蓋能先之則民不令而行能勞之則民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益是增益子路喜於有為意謂為政之道不止於此又請增益其說孔子說只把這先之勞之兩件去深思力行不肯倦怠了便是為政

之道不必更求他說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宰是家臣之長仲弓為魯大夫季氏宰一日也問為政之道孔子告他說為政當先要委任屬官使各有職掌然後考他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故曰先有司凡人有過失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治若些小過誤寬宥他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故曰赦小過至於有賢德才能的人又當舉用他能舉賢才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故曰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又問說安得盡知一時的賢才舉用他孔子說但舉你所知的賢才你不知的賢才別人却知道各自去舉用他豈肯棄了蓋薦賢舉能是為政之先務若妬賢嫉能如何成得治道此章雖為季氏宰而言然治天下之道亦不過此

八月十八日講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是衛國之君蒯輒子路一日問孔子說衛君欲等候夫子出來為政夫子所行把那一件事為首

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是名分君臣父子乃名分之最大者孔子說我若為衛國之政必先要正名分當是時靈公之子蒯聵欲殺其母得罪於父逃出去了蒯輒是蒯聵之子又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不當為君夫子必將上告天子下請方伯立靈公次子郕為君庶幾名分得正蓋名分既正諸事方可舉行然夫子正名雖為衛君而言其實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首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是迂闊子路說蒯輒已立了十二年若夫子為政以此為先太迂

闕了何必正名分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是鄙俗子路姓仲名由孔子責子路說鄙俗哉仲由之為人凡君子人遇他所不知的事便闕而不言豈可輕率妄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孔子又說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這等名分不正了自然開口有礙於理如何說得去既說不去却要做君臣父子的事業自然掣肘人都不服如何做得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若君臣父子間有名無實便於道理上都錯亂無序乖戾不和既無序而不和其所行的政事必然顛倒本是小人當罪的却不罪他本是君子不當罪的却去罪他這等刑

罰顛倒教人如何趨避將見下民戰戰兢兢無容身之地都從這名分不正上來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苟謂苟且孔子又說君子之人於有名的事便詞嚴義正好開口說於可說的事便循名責實好下手行所以君子之人自家說話不可苟且有一事苟且則名不正言不順無一事不苟且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稼是種五穀老農是種田的老者圃是種蔬菜老圃是種菜的老者樊遲一日請學種五穀之事孔子說我不如那老農之人曉得樊遲又請學種蔬菜之事孔子說我不如那老圃之人曉得樊遲遊聖人之門不學禮義却要去學這兩件事其志卑陋故孔子說吾不如老農老圃以拒之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是細民須是樊遲的名樊遲既問了出外面去孔子怕樊遲不曉得拒他的意思反去求學於老農老圃越差得遠了故又呼其名以小人哉警之

十明二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是指在上有位的人禮義信這三者是大人之事孔子說在上的

人若能好禮使上下大小都有箇定分則下面百姓誰敢不恭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在上的人若能好義使所行的政事件都合宜則下面百姓誰敢

不畏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在上的人若能好信但發言行事都誠實無一些虛假則下面百姓誰敢不以誠實應在上的人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襁是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孔子又說在上的人果然好禮好義好信能盡大人之事如此則四方的百姓聞風慕義襁負其子都來歸服種田納稅不可勝用又何必自為耕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詩是詩經篇數有三百之多孔子以詩經裏面多說人情物理其言詞又委曲和平因說若有人讀了詩經三百篇宜乎能居官為政今却全不通達民情世務若奉命出使四方宜乎能言今却全不會措辭轉靠人替他應對這等雖讀了許多經書有何用處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之學故曰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說在上的人若持身端正所存所行的無有偏私這等便不待

發號施令下人自然不敢違犯若持身不端正所存所行的多是偏私這等雖耳提面命下人也不服從蓋人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謹於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公子荆是衛大夫室是房屋苟是聊且粗畧將就的意思孔子一日說衛大夫公子荆他善於治所居的房屋

始有曰苟合矣

初起房屋時只說道將就收拾而已

少有曰苟完矣

其後房屋漸的做起來只說道將就了當而已

富有曰苟美矣

及至房屋做得整齊大好了也只說道將就完美而已公子荆於居室之間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可謂賢大夫故孔子稱善如此後世

安興土木之工勞民傷財可不以此為戒

二九月初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適是往僕是御車庶是衆多的意思孔子一日往衛國去弟子冉有為孔子御車而行孔子見衛國的人民衆多嘆息說庶矣哉衛國之民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加是增益的意思冉有說百姓每既如此衆多了然衆多之外復何所增益孔子說百姓每既衆多了當制田里薄稅斂使他富足無飢寒之患方好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冉有又說百姓每既富足了然富足之外復何所增益孔子說百姓每既富足了當立學校明禮義教訓他使人都明於人倫復其性善

方好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則又近於禽獸故孔子以
答冉有之問然雖一時之言其實可為萬世帝王的師法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孔子說若時君真箇有能任我為政的我只消
一年之間興利除害把一國的紀綱先立起來故曰期月而已可也
可是僅可還有未盡的意思若使為政到三年之久便財足兵強教
行民服一國之治道可以大備故曰三年有成蓋聖人嘆道不行於
當時故其言如此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是志仁無惡的人孔子說善人相繼為邦國之政至于百年這
等積功之久亦必能化殘暴之人使他不敢為惡百姓每既不敢為
惡可以不用重刑故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一句
蓋是古語孔子稱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可見古人說的不虛若能依

着行必能有這等治效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謂聖人受命而興者三十年為一世仁謂德澤孔子說若有聖人
受天命為天下之君必以仁義教養天下之人積而至於三十年之
久然後天下之人無一箇不被其德澤故曰必世而後仁考之於古
惟周文王武王至成王康王的時節才足以當之降自漢唐皆不能
及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魯定公一日問孔子說人若說一句
好言語出來便能興起邦國有此理乎孔子答他說人一言之間如
何便這等敢必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人之言是當時人有此言意謂為人君若有道則國治無道則國亂

是為君之難也為人臣若盡忠則能致君不忠則必悞國是為臣不易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子既引時人之言因說為人君的若是知道為君之難必然戰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不敢有一毫放肆庶能保守君位看來為君難這一句言語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定公又問孔子說人若說一句不好的言語出來便至於亡國有此理乎孔子也答他說人一言之間如何便這等敢必其效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予是人君自稱之詞孔子引時人之言說我做人君別無可樂獨有我的言語說出來臣下都不許違背了這便是我的樂處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

孔子因說人君的言語說出來若是順天理合人心無有不善臣下都依着行不敢違背他豈不是好事若人君的言語說出來不順天理不合人心這等不善也要臣下都依着行不許違背他則忠言不入於耳君日驕臣日諂未有不亡其國者然則時人這一句言語豈不可以必期於喪邦乎孔子此言雖告定公其實可為萬世人君之大戒不可輕忽

三九日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葉公是楚葉縣尹借稱公一日問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孔子告他說為政者能與民興利除害不做失人心的事則近處百姓被其恩澤自然喜悅遠處的百姓聞其風聲都相率來歸這便是為政之道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莒父是地名宰即是如今知縣子夏為莒父宰一日也問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速是急速小利是小的便宜孔子告子夏說事之久速自有箇次序為政者當順其自然不可去急急的求效事之大小自有分量亦當順其自然不可計小的便宜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子又說為政者要急求效便急遽無序反行不將去故曰欲速則不達計小的便宜便所就者小所失者大故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物自來而取之曰攘葉公一日對孔子說我鄉里中有一箇直道行

已的人他父親見人家走將羊來就竊取了他做兒子不肯隱諱出來證做他父親為盜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子說我鄉里中也有直道行已的人比這箇人不同他做父親的若兒子有過失便替兒子隱諱不忍對人說做兒子的若父親有過失便替父親隱諱也不忍對人說這等人雖是不求直自有箇直的道理在其中蓋順理為直父子相隱乃天理人情之至若葉公所論乃是傷恩害義的事如何得為直故孔子正之

樊遲問仁

仁者本心之德樊遲一日問孔子如何能全本心之德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恭就容貌上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就行事上說是恭之主於內者忠是盡已之謂孔子告樊遲說閑居靜處之時此心雖無作為常使

容貌恭肅不敢怠慢則仁便在居處上了應事接物之際此心必加
省察常使執事故謹不敢輕忽則仁便在執事上了至於與人交接
之時常是盡心竭力無少欺詐則仁便在與人上了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之是往夷狄是外國言能常如此雖往夷狄之國這恭敬忠三者
也不可頃更違棄了這等固守不失則本心之德無有不全而仁道
得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民有四等曰士農工商為四民中第一等人所以子貢問孔子說如
何方可謂之士

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孔子告子貢說自家所行若有不善便羞耻不肯去為奉君命出使
於四方又能專對不辱了人君的命令此其志既能有所不為其才

又足以有為這等使無負於士之名矣

曰敢問其次九淵講七

子貢又問孔子說為士者既有次等人敢問又次一等的人是如何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然小人執拗亦可以為次矣

信是誠實果是果決硜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淺狹孔
子答他說發一句言必於誠實行一件事必於果決譬如小石塊硜
硜然堅確不可轉移這等識量淺狹之人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
害其為自守可以為又次一等之士若再下一等便是市井人不可
以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今之從政者指當時魯三家大夫之類子貢又問孔子說為士者既
有兩三等人若如今做官從政的人其高下又如何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噫是心不平之聲斗是量米的筭是竹編了盛東西的都是小器物
譬如鄙細的小人一般筭是數也孔子因子貢屢問屢下因嘆息告
他說如今做官從政的人局量褊淺規模狹隘都是斗筭小器之輩
何足數他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有聞於人故孔子專以篤實
自得之事警言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是無過不及中道上行的人狂狷是過與不及的人狂者志極
高而行不掩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如
曉得一分只管守定這一分孔子嘆說不得中道而行的來教他
若是可教以進於道者其惟狂狷之人乎

狂者進取矜者有所不為也

進取是進而有為於善不為是不作非禮之事孔子說狂者雖是行
不掩言他却有進而為之志狷者雖是知不及守他却斷無非禮

之為若因其志節激厲裁抑他皆可以進於中道不似那小廉曲謹
的人只管怕事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這等人便教他也無益故
孔子有取於狂狷者如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無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的意思孔子說君子的心術公正專
一尚義凡與人相交必同寅協恭無乖戾之心然事當持正處又不
能不與人辯論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術私邪專一尚利凡
與人相交便巧言令色有阿比之意然到不得利處必至於爭競故
曰小人同而不和聖人發明君子小人情狀如此蓋欲人以君子自
勉以小人為戒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是資質良善的人即是就戎是兵孔子說善人為政必教人以
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至於七年之久人都知道親具上死

其長方可使他就兵戎之事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是用孔子又說為人上者須先教導下人使他知道親上死長之義及行陣擊刺之法然後使他征戰可責其成功若用平日不曾教習的人使他征戰是自棄其民于死地必有敗亡之禍古者寓兵於農看聖人這兩段說話兵豈可以輕用

憲問第十四

這是論語第十四篇先儒以為孔門弟子原憲所記故摘篇首憲問二字名篇

憲問耻

憲即是原憲耻是羞耻原憲一日問孔子如何是可耻之事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穀是做官的俸祿孔子告他說人若遇國家有道之時人君修德言

恥計行却不能建自有為於時只管喫俸祿遇國家無道之時人君不修德言不聽計不行却不能引退獨善其身也只管喫俸祿這等尸位素餐都是可耻的事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這也是原憲問克是好勝伐是自矜怨是忿恨欲是貪欲仁是本心之德原憲問孔子說人的病痛有四等或好求勝於人常忌人高似他或自矜誇其能常恐人不知他或有不平處不肯安命只管怨天尤人或有不足處不肯守分只要貪圖苟得這四等事都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仁乎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孔子告他說克伐怨欲這四者制之不行但可以為難能之事若謂之仁則非我所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若但制而不行則是病根還在豈可便謂之仁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危是高峻遜是卑順孔子說君子遇國家有道之時當高峻其言高峻其行不可委靡這等非是矯激蓋守道不阿理當如此若遇國家無道之時君子所行不可改變也當高峻只是所言則有時卑下謙恭而不敢盡這等非是阿諛蓋保身避禍理當如此人君治天下使人皆不敢盡言則蔽塞言路天下何由得治

子路問成人

成人猶言全人子路問孔子說如何可以為全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臧武仲公綽卞莊子都是魯大夫文是文飭孔子說人若有臧武仲的明知足以窮理孟公綽的廉潔足以養心卞莊子的勇決足以力行冉求的材藝足以泛應既兼了四子之長又加文飭節之以禮使

中正而無偏倚和之以樂使和樂而無駁雜這等材全德備亦可以為全人矣謂之亦可者僅可之詞是還未到全人至極處蓋就子路所可及者而語之若論全人至極處非聖人不足以當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字還是孔子說授命謂不愛其生把命與人的意思久要是舊約孔子又說今時所謂全人者何必務要兼四子之長又要文之以禮樂只是遇見財之來便思量合於義不合於義不肯苟取遇見君父有危難便捨了身命去救不肯偷生若與朋友有舊的不肯忘了平日所許的言語務要踐言有這等忠厚之實雖其材知禮樂有所未備也可以為全人之次這又因子路之所能者而告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成肫二十一年

蘧伯玉是衛大夫孔子居衛國時嘗在他家住後回魯曾故伯玉使人

來問候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這之字指使者與之坐是敬其主以及其使夫子指蘧伯玉孔子見伯玉使者來與他同坐問他說蘧伯玉每日在家何所作為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寡是少無心失理曰過使者對孔子說我蘧夫子每日別無所為但欲行事少免於過失而猶未能如此而已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使者既出去了孔子見他說的言語雖自謙下越見他主人的好處故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言此人真得為使之體考之蘧伯玉是衛之賢臣同時又有箇彌子瑕是衛之佞臣孔子到衛國不在彌子瑕家住只在蘧伯玉家住此可見君子以類相從後之人君欲知遠臣近臣之賢否只看他所主之家亦可見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位是職位孔子說大凡人居其位則當任其事若居山林的人無有職位不可預謀朝廷事若居士之職不可預謀大夫之事若妄有干預便是不安分了聖人戒人守己要當如此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這一句本是周易艮卦象辭曾子嘗稱之位是身所處之地大凡君子所思之事不出其所居之位如為君當思量盡君道為臣當思量盡臣道為子當思量孝父母為弟當思量敬兄長素貧賤當思量所以處貧賤素患難當思量所以處患難這便是思不出其位若為君却思要下侵臣職為臣却思要上攬威權為人子不思孝其親而思孝他人之親為人弟不思敬其兄而思敬他人之兄素貧賤不能守分却思要苟圖富貴素患難不能順命却思要僥倖苟免這便是思出其位了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耻是不敢盡之意過是欲有餘之詞孔子說君子之人要言行相顧出言最易君子常耻其言之易放所以本行得十分且只把七分來說這便是耻其言力行最難君子常恐其行之不逮所以說着七分却勇往行過十分去這便是過其行善言行是君子立身之要聖賢拳戒勉學者無非欲其謹言行而不可相違的意思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四月十日

志士是有志之士仁人是成德之人害是傷壞的意思孔子說有志之士成德之人他遇見理上當死豈肯僥倖求苟活於世以傷壞了本心之全德只看當死而死見得分明時便不愛殺身以成全一箇心德而已蓋死生是常事當求無愧於心無愧於心便是仁所以為臣子者遇君父有難便當盡忠於君父為人上者遇社稷有難便當委身於社稷若忍耻偷生不如死之為安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柳下惠都是魯國人竊位言其才不稱位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孔子說魯大夫臧文仲他為政於魯雖居大夫之位其心有愧恰似偷盜職位的一般蓋因他明知柳下惠是箇有德的賢人不肯舉薦他並立於魯國之朝這等蔽賢便是他竊位實事孔子譏之所以深警言後世為人臣者當以薦賢為務蔽賢為戒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是責己之厚怨是怨惡孔子說人若遇着自家有過失時便痛自咎責不肯輕恕遇着人有過失時便去規正却不肯責之太嚴這等厚於責己則身益修薄於責人則人易從所以人自然不怨惡他故曰則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是人遇有事思量說這事當如何處置又說如之何是再思量說這事當如何處置末如之何是無可奈何孔子說人若遇着有事時當要熟思審處若不說如之何如之何便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必然率意妄行這等人雖我也無奈他何蓋率意妄行之人不顧是非利害雖聖人與居也不能救正他故孔子深致其嘆如此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小惠是私智孔子說人若與衆人居處盡一日之間所說的言語都及些義理所行的事務都只是些私智這等便放僻邪侈之心都長起來行險僥倖之機都慣熟了要去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惡是憎惡好是喜好孔子說人於好惡上不可輕易如有一箇人衆人都憎惡他便不可與衆同惡恐這人是箇特立獨行的人必須審察他着實有可惡處然後惡之如有一箇人衆人都喜好他便不可

與衆同好恐這人是箇同流合污的人必須審察他着實有可好處然後好之如此則好惡皆徇其正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是無心失理之謂孔子說人非生知不能無過過而能改便可入於善若只因循不改則此過遂成不可謂之無心了故曰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是思慮益是長益孔子說我曾盡一日不去喫飯也曾終一夜不得安寢這等勞心焦思以求此道然徒費精神終無所長益不如勉強學問乃有自得之效孔子言此非以思為無益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是圖謀餒是飢餒孔子說君子人所圖謀者在乎道不在乎食蓋

道是理之體諸身而在內的故君子常用心於此食是祿之得於官而在外的故君子不用心於此君子雖不用心去謀食然自有得祿之理如農夫耕田本為謀食或遇水旱田禾不收則不期飢餒飢餒自在其中君子為學本為謀道若學業既成為上所用則不期祿食祿食自在其中雖是如此然君子之所以為學其心却只憂不得乎道初非以為憂貧乏故方去為學以求祿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知是我知之受是彼所受孔子說觀人之法如君子為人於小事或有未能所以小處不足以知他然其材德足以任重却能當大事故曰可大受小人為人雖氣量淺狹當不得大事然於小事却也有一長可取故可以小處知他為人君者能以此觀人於君子取其大而不論其小節於小人取其小而付以大事則用之各當其才事無不治而天下安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是古之良史陳是布列是位相是無目的人必有箇人贊相他故謂之相孔子呼冉有之名說古時有良史周任他嘗說人臣事君當陳布己之才力方可就其職位若己之才力不能稱其職位便當止而不仕不可貪戀蓋人君有賴於臣下輔相譬如無目之人行動都靠贊相的人若是遇着危險處不夾持他行遇着顛踣時不扶起他來這等却何用那贊相之人正似國家有事將要危險顛踣而臣下不能左右匡輔以濟其危拯其顛這等也何用那輔相大臣孔子此言蓋深責冉有子路既不能諫止季氏又不能奉身而退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子說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之權都出於天子臣下不敢專擅故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之時朝廷之上無有失政則庶人百姓自然無有非議蓋其心悅誠服不是箝其口使不敢言此章聖人通論天下之勢為人君者所當致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孔子說與朋友相交有益於己的有三等有損於己的也有三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正直之人心無回護若與他為友遇着有過便言語規諫諒實之人見理分明持守堅固若與他為友便以誠相與不肯阿從多聞之人學問該博若與他為友便能開發己之聰明多識前言往行這三等人都是有益於己的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辟之人舉止習熟足於若與他為友但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之

人每事阿順和同若與他為友便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之人巧辨給捷若與他為友便習於口語而無見聞之實這三等人都是有損於己的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德者而其損益如此不可不謹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叶湖初五

畏是畏憚孔子說君子之人心常有三件畏憚的事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天命是天所賦之正理大人是有德有位的大人聖人之言是簡冊所載聖人的言語孔子說君子人知天賦正理於人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便自然戒謹恐懼不敢少有一毫背逆之事大人能全盡得這天理君子於大人便自然尊禮敬重不敢少有一毫輕慢之心聖人言語是天理之所寓君子於聖人的言語便自然莊誦佩服不敢少有一毫違背之失此三畏乃君子修身成己之要務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是狎慢侮是玩侮孔子說無德的小人不知天命當畏則於有德有位的大人必狎慢其心冥頑而無所忌不知天命當畏則於有德有位的大人必狎慢之而無尊嚴之心於聖人的言語必玩侮之而無佩服之意蓋小人不務修身成己故全然不知畏憚如此聖人言此所以警人當以君子為法以小人為戒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孔子說人之氣質不同而性本善若氣質生得清明純粹於九義理不待習學自然知道都了然於胸中這是上一等人所謂聖人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
若氣質雖生得清明純粹猶有些未到處於九義理必待習學而知也了然於胸中這是次一等人所謂大賢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困是有時不通若氣質生得昏濁偏駁於九義理上多窒塞不通却不能發憤為學以求其通也能進於知之：地這又是次一等人所謂賢人也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若氣質生得十分昏濁偏駁却又自暴自棄不有發憤為學終於懵然無所知識此則凡民之下愚者聖人說人大約有此四等若以人主論之上一等是堯舜次一等是湯武又次一等是太甲成王最下一等是桀紂此可見君子學之為貴學則可以為聖為賢不學則安於下愚而已此聖人勉人務學之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邦君是列國諸侯妻是齊言與夫齊體夫是扶言能扶成君德列國諸侯之妻諸侯自家稱呼他謂之夫人

夫人自稱曰小童

小是幼小童是童稚夫人自稱於諸侯之前曰小童自家謙詞如幼小之童稚也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諸侯國中臣民稱呼諸侯之妻曰君夫人妻必從夫故繫之君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異邦是他國寡是寡德本國人對他國人稱其諸侯夫人謙詞曰寡小君諸侯為國君故夫人為小君

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他國人稱其邦君之妻也謂之君夫人此章或古語或聖人常言今不可攷然大意謂夫婦人倫之始若嫡妾不明則倫理乖繆身不修家不齊何以治人故正其名分如此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

青宮直講

尚書 三月十日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庸是用台是我弗類是不相似史臣記高宗因羣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叙他不言之故說以我為君表正四方四方人都看我所行任大責重我常恐君德不能勾與前人相似以此上不敢輕易發言

恭默思道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賚是賜與良弼是賢相史臣又記高宗說我嘗恭默淵默以思量治天下的道理一日睡夢中夢見上帝賜與我一箇賢相將要替我發言高宗夢傳說以後世觀之恰似無此事然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果得賢相

蓋天人感通之理有如此者非偶然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是子細想度的意思象是象貌旁求是遣人去四面尋訪築是居住傅巖是地名肖是似史臣說高宗既夢見上帝賜與他箇賢相於是子細想度那夢中所見的象貌使畫工畫了遣人以圖形去天下四面尋訪他尋到虞號之間傅巖的去處有一人名說與夢中所見的象貌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既得了傳說與他說話見他果是聖人於是就立他為宰相又每日召在左右常親近他資以為學既立為相又在左右蓋使之位冢宰兼師保的職事高宗得非常之才即授以非常之位不惟相之而又師之高宗亦可謂非常之主矣

啓乃心沃朕心三月二日

啓是開啓乃指傳說沃是以水灌溉的意思史臣記高宗命傳說說成君德必先要格君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開啓汝之心而無所隱用以灌溉我之心使我如土壤之焦受時雨之潤方才厭厭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既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是藥性烈瘳是病愈既足高宗又命傳說說我若有失德處汝當苦口相諫如那藥性不烈則人之病一時難愈我若有妄行處汝當極力扶持如那既足行的不去看地則其足必至傷蹶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是正救率是依循乃辟是高宗自謂高后指成湯高宗又命傳說說汝當與百僚公同一心以正救我使我依着商先哲王的君德趕上高后成湯的治迹以安天下的百姓高宗雖專任傳說為相然必望與百僚同心匡輔誠以君德進退係羣臣賢否若君子少小人多則傳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高宗命相之詞真可以為萬世法

四月初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四月初羣后是衆諸侯先王是后稷武王追尊之故稱先王下面太王二季文王也都是追尊之詞史臣記武王嗟嘆告衆諸侯說惟我周家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建為諸侯開國于有邰之地

公劉克篤前烈

公劉是后稷曾孫篤是厚自后稷傳到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王后稷的功業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太王是公劉九世孫古公亶父肇是始自公劉傳至于太王能行仁政因避狄人之亂自邠徙居于岐邠人感慕從之者如歸市蓋太王始得民心以基立興王之迹

王季其勤王家

王季是太王子王季又能勤勞于國家政事不敢自怠自逸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文王是武王父故稱文考誕是大膺是受方夏即是天下武王又說傳至于我文考文王能成就前人的功勳大受上天之命以撫安三分有二之天下蓋武王歷陳先世積功累仁諭告諸侯以見伐商之事皆天命人心所歸非得已也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受是紂名烝民是百姓逋逃是有罪在逃的人萃是聚武王誓師說如今商王紂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紂則暴恣殄絕全不知道愛惜百姓是邦本紂則酷害戕虐全不知道撫養四方有罪在逃之人本當用刑明正其罪紂反與他做主都隱留在京都這等樣人如潛魚聚於深淵如走獸聚於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予小子是武王自稱仁人是太公周公召公之徒略是謀率是從武王又說我小子既得了太公周公召公這等仁賢之臣故不敢不敬順昊天上帝之命去伐紂以遏絕其壞亂天下之謀所以內則華夏中國外則蠻貊四夷無不率從于我周家夫以紂無道又好與羣小共處武王有道又能用賢聖之士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三月初恭天承命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成命是黜商之定命其士女是說商民篚是篚篚竹器史臣記武王說敬奉上天黜商之定命故我以西伯率諸侯東征于商以安商之民商之民怨紂之惡喜周之來都以篚篚竹器盛著玄色黃色的幣帛相迎說以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大邑周如言大周國蓋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今商之民所以喜周之來者蓋上天美意鼓舞振動商民之心是以商民歸附於我大國

周家如此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昧爽是天將明未明之時旅是軍旅牧野是地名北是奔北杵是兵器之類史臣記武王說甲子之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他的軍旅十分衆多如樹林一般與武王會于牧野之地商紂的軍旅雖多無一箇肯向前與武王之兵對敵但見紂前面的軍徒皆倒回兵戈反攻他後面自家的人奔北蹂躪自相屠戮人血如水之流雖兵器之類棄在地下的也漂得起來蓋紂無道積怨于人故人都離心離德一旦至此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是兵甲武王伐紂只是要救民于塗炭故一披兵甲不待血刃天下自然都安定了

乃反商政：由舊

乃是繼事之詞武王既得天下便汲：改紂所行暴虐之政凡事只依商家先王所行寬仁之政蓋創業之君知所先務如此三月十

釋箕子囚

箕是國名子是封爵箕子以諸侯為紂大師因紂無道盡忠諫爭為紂所囚武王既誅紂即釋放了箕子待以賓禮

封比干墓

比干是人名為紂少師因紂無道也盡忠諫爭為紂所殺武王既誅紂即封表比干的墳墓以勸忠義

式商容閭

式是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間是族居里門商容本商之賢人紂不能用武王既誅紂過商容之門不肯坐車起身來憑着車中橫木待過了商容之門才坐以示加敬之意

散鹿臺之財

紂嘗暴斂百姓的財物都聚在鹿臺去處武王既誅紂還都分散與百姓

發鉅橋之粟

紂嘗橫徵百姓的米糧都積在鉅橋去處武王既誅紂就都發將出去賑濟飢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賚是施予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周乏這等大恩澤施于天下所以天下無一人不心悅誠服要他做主史臣備記于此以見人君當以紂為戒以武王為法

洪範三月

洪是大範是法這一篇本鋪洛書出于大禹聖人其後箕子又推行增益而成以其所言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故取洪範二字名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是十有三年商謂之祀周謂之年訪是就而問之史臣記武王十有三年訪道于箕子不稱周家年號却稱商家年號以見箕子不肯臣事于周只為天下後世大計故傳道于武王不稱箕子朝王却稱王訪箕子以見武王能遂箕子之志不敢待以臣禮只為天下後世大計故求道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乃言是難詞重其問也陰是默隲是定相是輔相協是保合彛是常倫是理即天人之常理武王嘆息呼箕子而不名請問說上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下民與之氣以成形賦之理以為性輔相保合其居止使無一不得其所為人君的代天子民須要曉得天人之常理其陰隲相協所以然處是如何次第使明而不紊庶可以承上天惠民的意思今我任君師之責不知此常理之所以叙者何如也按

十有三祀即武王伐紂之年諸事未遑首先釋箕子之囚以師禮事之其知君道如此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

這乃字也是難詞重其答也鯀是大禹之父陞是塞汨是亂陳是布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畀是與疇是類九疇即下文初一以下那九數數是敗壞的意思箕子因武王之問說治天下之大法莫要于九疇其原出于天我聞得在古昔之時大禹之父名鯀受帝舜命治洪水不能順水之性疏導他只把土去塞其下流水失其道泛濫為害由是火不得燥以存金不得土以生木不能敷榮土不可耕種五行都亂了不能順布萬物失宜民生不遂昊天上帝震怒不以治天下之夫法九疇與鯀當此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洪範九疇不作天人之常理晦而不明頹敗不振故曰彛倫攸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舜倫攸叙

殛是拘囚困苦錫是賜絲因治水無功帝舜拘囚困苦他在羽山死了絲雖殛死却得大禹聖人為子繼嗣絲治水的官職登用起來禹能順水之性疏通將去由是水得其道不為中國之害天遣神龜出于洛河之中背列九數以錫大禹禹因數推理以理配數遂立天下之大法以成九類當此時地平天成洪範九疇既作天人之常理聚然不紊可舉而行故曰舜倫攸叙

三八政三月初

八政是大禹所第之疇箕子將推行這一疇之義故先提三八政這一句總其綱

一曰食

食是五穀之食人君為政莫先于養民故勸農薄稅歛使足食若民食不足則人救死不暇何暇治禮義故食居第一

二曰貨

貨是金帛器物諸般財貨民食既足必須通商貿易有無以資民用民用若不足則天下何以得富庶故貨居第二

三曰祀

祀是祭祀民既足食又足用了不可不知報本之道於是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以廣愛敬使不忘本故祀居第三

四曰司空

司空是掌土的官民非安居無以養生事死於是立司空之官以奠民居使聚廬託處各得其所故司空居第四

五曰司徒

司徒是掌教的官民既安居不可無教以成其性於是立司徒之官以學校禮義導民之善故司徒居第五

六曰司寇

司寇是掌刑的官民若有不循禮教的必為奸慝於是立司寇之官以刑罰禁令懲民之惡故司寇居第六這六件都是治內的事

七曰賓

賓是賓禮諸侯遠人若諸侯遠人來朝真的當以賓禮接待他不可失了四方人心故賓居第七

八曰師

師是師旅若諸侯遠人不恭臣職的當用六師征討以除殘去暴故師居第八這兩件是治外的事食者民命之所關故最先兵非聖王所得已故最後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四月初

猷是謀慮為是設施守是操守汝是指式王箕子說人君有盛德至善與臣民作標準由是下人從化不能無淺深遲速之不同如百姓之中有謀慮的有設施的有操守的這樣人是可見之德者汝當

記念着他遇可用則用不要忘了

不協于極不惟于咎皇則受之

協是合惟是陷咎是惡如百姓之中有未合于善却也不陷于惡這樣人是中人的資質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于惡人君當容受而作養之不要拒絕他作養成時一般可用念之受之是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他的意思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康是安和的意思曰予攸好德是人以好德自任福是爵祿如百姓之中見於外有安和的顏色發於中有好德的言語這等樂善之誠見於容貌詞氣之間其中之所養可知矣汝於是則賜之以爵祿這樣人既中有所養又得人君知而用之必益加勉勵造於至善而以聖君為標準美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斃獨而畏高明四明

一集學文有卷三
一八
一書
筑獨是庶民中最微弱的高明是有官的人最尊顯的箕子說呈極之君當一視同仁庶民中最微弱的不可因其微弱便凌虐他遇着有善處也當勸勉有官的人最尊顯的不可因其尊顯便嚴憚他遇着有不善處也當懲戒蓋筑獨者有所勸則無淫朋高明者有所懲則無比德皇極之君造就臣民如此

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人是有官的人能是才智是遠也有官的人或有才智或有設施人君當訓飭獎勸使他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務要進於至善之地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各盡心所事以圖治功而邦國無不昌盛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正人是在官之人富是祿之也祿是善在官的人若非廉操則無以養廉人君於在官之人必先賜與祿以他足用然後可以責他為善故曰既富方穀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四明十

偏是不中陂是不平作好作惡是作意有所好惡偏陂好惡是人之私意生於心上的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這三者是皇極之所由行箕子說人君既建極於上下人都知感化由是心上所存無敢有不中的也無敢有不平的只遵依着王之正義上行好所當好無敢作意去有所好只遵依着王之中道上行惡所當惡無敢作意去有所惡只遵依着王之大路上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黨是不公反是倍常側是不正偏黨反側是人之私意見於行事的蕩蕩是廣遠平平是平易正直是不偏邪這三者是皇極正大之體箕子又說入於行人事上無有不中的也無有不公的自然合於王道廣遠的體段無有不公的也無有不中的自然合於王道平易的體段無有倍常的也無有不正的自然合於王道不偏邪的體段自無

以下十箇無字是禁止之詞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自王之義
以下六箇王字是指皇極之君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是會合歸是歸宿下人從君之化能遵義遵道遵路以會合於人
君所建之有極如行者赴家食者求飽一般能蕩蕩平平正直以歸
宿於人君所建之有極如行者到家食者得飽一般這有極兩箇有
字是說此極乃君民同有之善非人有之而已獨無也此一段協韻
成章乃詩之體蓋皇極之君欲下人反覆歌詠而求自得之使人欲
消熄天理流行的意思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四月十

曰是起語詞敷言是指上文無偏無陂以下敷衍皇極的說話彝是
常也帝指天而言人君把皇極的道理反覆推衍為說以教人是乃
天下之常理是乃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實天之訓蓋理之本原出

於天若所言純乎一理便是天的言語一般此贊敷言之語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訓是訓戒行是躬行光是天子道德之光華天子與庶民之稟性本
都一般但天子稟性純粹庶民的稟性美惡不齊故與天子道德之
光華自然相遠若庶民於皇極之君反覆推衍的說話以為訓戒而
不敢忽以之躬行而不敢怠他身上所有的道德也自然光輝發越
與天子的稟性相去不遠了故曰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是庶民稱贊之詞父母是親之之意王是尊之之意庶民感戴皇
極之君教導他成人極其稱贊說天子真是恩育我民的父母真是
君長我民的帝王若人君不能建極以化民則是有其位無其德庶
民豈肯親之尊之故人君不可不究心于皇極之學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辟是君福是爵賞威是刑罰威福乃上之所以御下者王食是尚膳
珍羞的食用乃下之所以奉上者箕子衍三德之疇說惟人君可用
爵賞惟人君可用刑罰惟人君可享珍羞的食用人臣不可擅用爵
賞擅用刑罰擅享珍羞的食用謂之惟辟戒其權不可下移謂之無
有戒其臣不可上僭四月十日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是不平僻是不公僭是踰忒是過若人臣僭了君上之權擅用爵
賞擅用刑罰擅享珍羞的食用則大夫必然有患害于其家諸侯必
然有凶禍于其國以下有官的人互相倣效都行都習於不正不平
不公又以下庶民也互相倣效都踰禮過分不守法度天下必然亂
了蓋甚言權移于下臣僭其上人君不能操縱予奪以行三德為皇
極之用其患必至於此

曰休徵

四月二
十七日

休是休美箕子衍庶徵之疇說在天為金木水火土五行在人為貌
言視聽思五事若人君能修五事則休美徵驗各以類應下文因詳
其目

曰肅時雨若

若是順人君能貌恭作肅則德潤其身便自然有滋養的意思故上
天當雨而雨無有不順應的

曰乂時暘若

人君能言從作乂則號令順理便自然有開明的意思故上天當暘
而暘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哲時燠若

人君能視明作哲則昭融于外便自然有和暖的意思故上天當燠
而燠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謀時寒若

人君能聽聰作謀則退藏於密便自然有凝結的意思故上天當寒而寒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聖時風若

人君能思睿作聖則明通公溥便自然有爽快的意思故上天當風而風也無有不順應的人君於休徵五事當交修並進一事得則餘事皆得休徵無不應矣若說某事得須有某休徵來應則膠固不通了

曰咎徵

四月二日

咎是災咎若人君不能修五事則災咎徵驗各以類應下文因詳其目

曰狂恒雨若

狂是妄恒是常人君不能貌恭作肅則轉而為狂妄行動無節至於流蕩故上天常常的不當雨而雨順其狂而應之

曰僭恒暘若

僭是差人君不能言後作又則轉而為僭差政事差繆至於陵亢故

上天常：的不當暘而暘也順其僭而應之

曰豫恒燠若

豫是怠人君不能視明作折轉而為豫凡事緩怠至於不收故上天常：的不當燠而燠也順其豫而應之

曰急恒寒若

急是迫人君不能聽聰作謀則轉而為急迫促凜慄至於可畏故上天常：的不當寒而寒也順其急而應之

曰蒙恒風若

蒙是昧人君不能思睿作聖則轉而為蒙昧心冥思無所不到故上天常：的不當風而風也順其蒙而應之人君於咎徵五事當併力致做一事失則餘事皆失咎徵無不應矣若說某事失必須有某件咎徵來應也膠固不通了

九五福初四日

五福與下文六極是大禹所第之疇箕子將推衍這一疇之義故先提其綱各詳其目

一曰壽

壽是年齒高人有壽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五福之首

二曰富

富是有康祿人有壽了又須有康祿以養其生故富居五福之次

三曰康寧

康是身上康健寧是心上寧息人若有壽又富了必身常康健心常寧息無患難之苦然後為福故康寧居五福之三

四曰攸好德

德是身福之本人若壽富康寧又須所好樂者在於道德居仁由義為君子之歸故攸好德居五福之四

五曰考終命

考是成也人雖壽富康寧攸好德都有了又須死得其正命以成其終方是享有全福故考終命居五福之終

六極

六極與五福相反

一曰凶短折

凶是不得其死短折是橫天人之禍莫大於此故凶短折居六極之首蓋凶與壽相反短折與考終命相反

二曰疾

疾是疾病人若有疾病則身不安故疾居六極之次

三曰憂

憂是憂戚人若有憂戚則心不寧故憂居六極之三蓋疾憂這兩者與康寧相反

四曰貧

貧是貧窮人若貧窮則日用不足必有飢寒之累故真居六極之四
蓋貧與富相反

五曰惡

惡是剛之過人若過于剛則為自暴之小人必非享福之器故惡居
六極之五

六曰弱

弱是柔之過人若過于柔則為自棄之小人豈能自求多福故弱居
六極之終蓋惡弱這兩者與攸好德相反五福六極在人君則由於
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然又必人君有道能建極
于上則天下同歸于五福若人君無道不能建極于上則天下都墮
于六極所以堯舜之民皆仁壽樂利之民皆桀紂之民皆鄙夭為人君者所當置意
王乃昭德之致于與姓之邦無替厥服初八
昭解做示德之致是說天下所貢方物皆王者謹德所致替是廢服

是行召公告武王說王者因天下來貢服食器用的方物以此昭示
其謹德所致而分賜與異姓諸侯之國使他感激勉勵不敢廢其職
分所當行之事如以肅慎氏所貢的楛矢分賜與帝舜子孫陳侯可見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觀

王者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貴者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之國使他感激
勉勵常加審視而益厚其親親之義如以夏后氏所寶的璜玉分賜
與成王叔父周公可見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諸侯既得分賜之物說這是王者謹德所致都不敢輕易把做物看
只把德來看待其物若王者不把服食器用為貴而以珍奇玩好為
事適足以昭其無德既不當受其獻亦難以賜與人了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初十

召公說人君謹德不可不極其至若謹德到那極盛處則動容周旋

都中禮節自然無有狎慢輕侮人的心。了若德有未至則驕矜棄之必然有狎慢輕侮人的心。如在位的君子經營國事十分勞心正當知重他人君却狎慢輕侮待之不以禮君子便見幾而作高蹈遠引求退去了這等安能得人盡心以為國家在下的。小人趨事赴工十分勞力正當優恤他人君却狎慢輕侮使之不以禮小人雖微賤慎怕朝廷勉強効力豈無嗟怨之心這等安能得他盡力以報國家不役身自百度惟貞

貞是正也人君若能以一心為主使百體從令則耳不為淫聲所使而非禮勿聽目不為邪色所使而非禮勿視日用常行之間百為之度無不得其正矣若耳目為主心反聽其所使則物欲交蔽日用常行之間百為之度何由得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是戲玩德是己之所得志是心之所之人君若狎侮君子小人便

是玩人以驕滅敬豈不喪失了己德若後于耳目之好便是玩物以慾勝剛豈不喪失了己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是所當由之理人君於己之志以道理安處之則不至於妄發雖有玩好之物豈能動得於人之言以道理酬應之則不至於妄受雖有獻諂之言豈肯聽他蓋存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傳授心法如此召公因諫旅獒而極論之為人君者所當注意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叶二

夙是早或猶言萬一矜是矜持八尺為一仞簣是盛土之器召公嘆息說人君謹德的功夫一日之間從早至夜不可一息懈怠萬一有此懈怠這謹德的功夫便間斷了細行小節尤當矜持謹守若視為泛常不肯矜持謹守終必有累全體之德比如為山一般積累到九

何高功夫只欠一簣之土豈不可惜召公意思說武王受瘳雖是細行小節也恐為全德之累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又說誠能行得此一篇告戒的言語謹德功夫自無間斷澤及天下生民安家樂業受無窮之福周之子孫世世為君而王業可久矣武王聖人西旅貢獒初未嘗受召公尚且拳拳告戒如此可見古昔聖君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小過而不諫後世所宜深思而加念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閏四月二

二十三日
二十九日

這以下是史臣記周公在成王時事管叔名鮮是武王弟周公兄羣弟是蔡叔名度霍叔名處此時方監紂子武庚于殷之故都流言是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指成王有商之君兄死弟

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權攝國政商人已自疑了又管叔是周公之兄尤所窺伺故武庚管蔡造為無根之言流布于國中說如今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意要篡奪其位蓋以危懼成王動推周公也史臣言管叔及羣弟而不言武庚所以深著骨肉相殘之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如退避之避周公聽得流言知道上下疑懼心裏不安乃告太公召公說我若不退避待罪則於義有所未盡死後也無詞以告我先王于地下周公此言豈自為一身利害之計亦盡其忠誠而已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罪人指管蔡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無實跡可按及周公負謗待罪避居國之東方以待成王審察到兩年之久成王方知流言之人乃是管蔡曰罪人者史臣所記曰斯得者遲遲之詞也小人陷害君子蓋一時不能自明可為世戒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公
謂是謂讓切責之意成王既知流言起于管蔡十分之疑方解得四
五分其後周公乃作詩以上貽成王題其名曰鷓鴣鷓鴣是惡鳥以
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以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毀壞
的意思成王得這詩所疑雖未全解却也未敢切責周公謂之未敢
者悔過之根本也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這一年秋粟田禾十分豐熟但未曾收穫一日上天忽然雷電大作
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了大樹木也拔起來一國之人震驚不寧蓋
周公忠誠動天如此

望墩程生文集卷之三

